

## 初冬麦田

◎朱雪锋(江苏如东)



冬日黄昏,只要外面没有风,我都会到田间地头走一走,不为别的,就为看一眼自家地里麦苗的长势。

时节刚过立冬,其实地里的麦子播种没多久,论长势还早。只是出于农人的天性,喜欢去地里看看,就像初为父母者看刚出生的婴儿一样,希望见证孩子的成长。

我们这儿地处里下河地区,由于地理环境不同,农作物收割和种植的时间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。就是同一个地方,由于收割时间安排不同,各农户播种麦子的时间也不一致,有早有晚。

站在田埂上望着自家的田地,虽然播种才不久,但地里已星星点点钻出不少绿意,这正是农人期盼的色彩。旁边别人家播种早的田地里,绿苗更多,绿意更浓。

初冬,大地日渐泛黄萧条,人行道上落叶满地,一切事物在冬日寒风的肆虐中都瑟瑟发抖,仿佛这才是冬天奏响的强有力的华章。但冬天的麦田是另一番光景,任凭冬日狂风如何嚣张,冬雨如何阴冷,麦田里却依然繁盛热闹,那一抹抹向上钻出的绿,是冬天独有的标签。

初冬麦田就像平静的湖

面,表面上看波澜不惊,湖面下则精彩纷呈。那一个个钻出地面的麦苗就像一个个独舞演员,在田间地头这个舞台上演绎自己的精彩,与大地共同奏出冬日的绿色乐章。

土地与麦苗也像一对恩爱多年的夫妻,一个朴实无华,另一个善解人意;又像一对冬日互相依偎、配合默契的搭档,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过多看对方一眼,就知道对方想什么。麦苗因土地的滋养而逐渐成熟,土地因麦子的种植变得更加丰腴。

乡村风光清且幽,冬麦茫茫野色休。

麦田是万木萧瑟的冬日下大地最生动的表情。远山、河流、树木,统一的灰色充斥了视野,而大地之间的麦田,绿得深深浅浅,这绿色一直延伸到农人的梦里,勾起了农人对农事的执着,对未来的期许,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站在初冬的田地旁,望着空旷的田野,我的思绪不禁飘到半年之后的麦熟时节。挺拔的麦子掀起层层麦浪,金黄的麦穗泛着温暖柔和的光,风中传来清新迷人的麦香味,天地间到处充满成熟的喜悦。这是明年的盛大日子,而这种荣耀只属于农人,属于这片世代耕种的土地。

望着满眼的绿,你心中会燃起一种信念,只要家里的田地在,地里的庄稼还在,即使生活遭遇艰难险阻,就仍然有希望。就像这初冬地里的麦苗,任凭风吹雨打,依然会茁壮成长,直到丰收的一天。

## 鼻子底下就是路

◎范大悦(辽宁沈阳)

大学毕业后,我一个人去了南方。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叔叔,他坐在我对面,年长我许多,但我们很聊得来。

作出南下的决定,起初我是有顾虑的。母亲去世不久,父亲身体又不太好,丢下他一个人在家,真有点不放心。父亲说,他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知道这只是个安慰,他还鼓励我,趁着年轻,多出去闯闯,见见世面。可我心里越没底。一路上我焦虑不安,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,还有对未来的担忧,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,能不能干好接下来的这份工作。

对面的叔叔说,我的这些想法,他年轻时也都有过。因为家里穷,他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销售化妆品,刚入职部门领导就给他下达了指标,完不成就要被辞退。他说,当时那家公司经营不善濒临倒闭,很多客户担心付款后拿不到产品,陆续终止了合作,再加上他刚到那座城市,人生地不熟,没有人脉,想把产品卖出去,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他说,最难的时候,他顶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,拿着一张地图,在大街上找销路,实在找不到地方就问。虽然经常会走弯路,但他也因此更快地了解了那座城市。一个月的时间,他就能准确地说出哪条路在什么地方,路边都有什么网点。为了把产品卖出去,他不厌其烦地跟人家介绍自己的产品,说产品的优势,当然也会把风险如实告知。客户被他的真诚打动,有的选择继续合作,不能继续合作的还给他介绍了新的合作伙伴。

他顺利完成了任务,其他业务员很羡慕,领导让他传授经验,他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:鼻子底下就是路。

这句话我记在了心里。父母老实本分,为人忠厚,有过不去的坎,乡亲们总能伸出援助之手,让我感受到了“向善”的力量,而叔叔的这句话,在我日后遇到问题出现畏难情绪时,总能给予我“向上”的勇气。

此后,我经常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困惑说给年长者听,他们总能给我以智慧和启迪;我也经常向单位里有资历的老员工请教,学习他们为人处世以及业务上的方式方法。

终于,我靠着鼻子底下的这张嘴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。



## 那一巴掌

◎胡运堂(河南平顶山)

时间过得真快,八十多岁了,回忆过去,许多往事历历在目,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给弟弟的那一巴掌。

那是一九六四年,我经批准回家探亲。四年没回家了,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和兴奋。途经广西桂林火车站时,看到站台上琳琅满目的南方水果码得整整齐齐,让人垂涎欲滴,心想家里的亲人们从没吃过这些水果,我毫不犹豫买了一兜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我激动不已,用剩余的钱在市区买了一大块肉,快步赶回了家。

那时通信不发达,家人都不知我回家探亲,到家后才得知父母亲还没有下班。我和爱人一起急匆匆地赶往妈妈上班的地方,妈妈看到我又惊又喜,愣了好一会儿,跑到我跟前,双手抱着我,想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抱起来,尽管她已经抱不动我了。

妈妈请了假和我们一起回到家,我们互相倾诉四年不见的思念之情,话至情深处,几个人都红了眼眶。

转眼将近中午,我说:“咱们边说边准备午饭吧,待会儿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该回来了。”妈妈不让我们动手,她边做饭边和我们聊天。我们聊得正起劲的时候,我最小的弟弟回家了,他跑进院子,浑身都是汗水和泥浆,简直像个泥猴子。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“解放军叔叔”,甚是好奇。我把他抱到院子里,给他洗身上的泥浆。

我逗他,问:“我是谁?”他小眼睛滴溜溜乱转,天真可爱的模样把我逗乐了。我正给他清洗,他趁我不备,突然把泥浆一样的洗脸水泼了我一身。顿时,我的新军装和衬衣都变成了土褐色,我不得不得大喊了一声。

院子里的动静惊动了妈妈和我爱人,她们飞快从厨房冲了出来,看到我成了泥人,弟弟光溜溜愣在一旁,不由得大笑起来。妈妈说:“再和你哥哥闹,让哥哥给你两巴掌。”我顺势照着弟弟的小屁股打了一巴掌,小孩子皮肤娇嫩,弟弟屁股上竟留下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

这下可不得了,弟弟立刻大哭起来,几个大人手忙脚乱地去哄,但就是哄不住。正在这时,父亲回来了,他大步走到弟弟跟前,把他抱进怀里。弟弟停止了哭闹,手指着湿漉漉的我。父亲这才发现几年不见的大儿子回来了,忙放下小弟弟走到我面前。父子四目相对,竟然无语。我发现父亲双鬓添了许多白发,面容又多了几分沧桑。

弟弟妹妹放学了,看到许久未见的大哥和一堆叫不出名字的南方水果,他们兴高采烈地吃着水果在院子里玩耍。小弟弟更是在父亲的怀里手舞足蹈,早已忘了刚才的不快。

而今,这个最小的弟弟早就当爷爷了,我们兄妹六人都已是儿孙满堂。每每想起那次团聚,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,当时给弟弟的一巴掌却一直横在我心里。还是想跟弟弟道一声对不起,恳请弟弟接受这个迟到了六十年的道歉。